

聰

山

集





聰 山 集

申 涵 光 著

嚴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者 申 涵 光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聰 山 集

(本書校對者胡達聰)

序

曩居里閭。同人所遊從最密者。無如申子鳧盟。鳧盟家郡城。距予邑僅一舍而近。過郡城。未始不訪鳧盟。鳧盟至敝邑亦如之。鳧盟遇客真至。不爲周旋迎勞之煩。落落之性。頗與予合。及把袂聯吟。則喜笑淋漓。至晨夕而不倦。予才雖驚下。見鳧盟之振筆風生。吐言天拔。未始不見獵心喜。願附敦槃之末焉。及予猥辭林壑。浪走風塵。五斗折腰。意興都盡。而鳧盟耽情幽勝。左顧漳流之縈帶。右眺西巖之嵯峨。青尊日開。芒鞋無恙。時而驅車燕市。擊筑狂呼。不減荆高之逸興。而登秦岱。臨黃河。陟銅雀之荒基。窺井陘之險隘。神智聿開。金石互發。詩歌逾邁。則元龍爲湖海之豪。燕公得江山之助。鳧盟端不媿之。乃千里外。獨時時以書問及予。今春以聽山詩見郵。並屬論次。夫子則安能論次鳧盟之詩哉。鳧盟起河北。好學深思。所作詩歌。震厲矯逸。未嘗求名當世。而合南北之薦紳先生。與詞壇之耆英碩彥。讀鳧盟詩。無有不斂襟讚述。願拜下風者。嗟乎。孔璋有易爲雄霸之談。孝穆有韓陵片石之歎。以今較昔。正恐顏陸沈任。遜席不遑。安能小視河朔。而謂鷹揚虎視。遂鮮其儔也耶。鳧盟詩向刻之雲陽。載歸草堂。北風爲祟。板皆寸裂。予恐其行世之未廣也。因爲鳩工重梓。兼附評跋。夫鳧盟詩傳矣。而予之評跋。不旣多事乎哉。

康熙癸卯季夏。曲周同學弟劉佑雲麓氏拜書於海陵之芙蓉清署。

舊序

今之言詩者。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。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。古人之所存。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。託旨微深。雖三百篇。未必皆陟屺盡瘁之言。而瞻慕之意。觸類興感。無不與忠孝相通。孔子不云乎。邇之事父。遠之事君。詩未有不原本忠孝。而能達情飾性者也。予友申臯盟。蓋深於詩人之旨者。當其遭時變革。節愍公致命止水。臯盟奔竄間關。歷徐兗。涉江淮。哀號南上。求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。旋復流離澤畔。蘆中風號。濤聲月苦。窮墨悲惻之音。若有痛攀髯屬續之不逮者矣。旣而歸故里。捐塵務。遇物寄慨。託悰懇側。風雨流連。無不足以涕淚千古。嗚呼。其於詩人忠孝之意。抑何深也。至其諧聲中律。彬彬乎古人之遺。若以時代擬之。當不在建安大歷下矣。古燕社弟王崇簡題。

申鳧盟詩舊序

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。未及一握手也。數過猶龍案頭。得讀鳧盟詩數篇。爲之擊節。猶龍曰。是未足盡之也。曩者天運板蕩。滄海橫流。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巖。誅茅廣羊之間。登高長嘯。時人莫測。儼然杜陵野老。與高李二子氣酣吹臺時也。今余珥筆祕省。而鳧盟方閉戶著書。不問人間事。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。余又不禁心折。癸巳夏大雨數旬。燕趙皆爲澤國。申子重趼千里。訪余燕邸。劇譚今昔。得以聞所未聞。余既晤鳧盟。乃知詩如其人。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。蓋其所蓄者大。所養者沈。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。盡出其詩。命余讀之。則皆直抒天真。不受羈縛。澹靜之氣。拂拂於筆楮外。蓋自成一家人言。已嗟乎。言詩於今日。豈不難哉。優孟衣冠。萬耳一聵。歷下景陵。勃谿紛呶。誰能去組織雕績之習。洗摹擬煩碎之陋。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。今鳧盟之性情。與人遠矣。而其才與學。又足以濟之。高風遠韻。寄心霞末。雖近於陶靖節。孟襄陽一流。假使據其蘊藉。以應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。其喬皇麟炳。弼中彪外。小儒驚怖咋舌。又不知當何如。雖然。鳧盟獨以詩名乎哉。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。志華日月。鳧盟至性過人。十年以來。憔悴之色。猶見於眉宇。忠孝萃於一家。篇什其緒餘耳。大陸多嶽崎歷落之人。然如申子之人。與申子之詩者。其爲可傳無疑也。乃爲之敍而付之梓。

順治癸巳仲秋。社弟柏鄉魏裔介謹題於燕邸之霞上軒。

文集自序

憶年十五六時。好讀史記、國策、及蘇長公集。以爲舉業之助耳。非有意於著作也。甲申。予年二十有六。既廢舉業。而名心未淨。思以文字自見。文與詩之間。實遲回焉。念古人無兼長。如史漢之文。李杜之詩。以彼其才。尙專攻於一藝。近世名人之集。以不兼爲恥。不止詩文必欲兩擅。而種種諸體。無所不備。雜而不精。未必不緣此。矧予才力短弱。又寡學問。身在草莽。無文可作。一觴一詠。庶以陶寫性情。舒我抑鬱。因專力於詩。上下今古。無不窮究。其中甘苦。一一身嘗之矣。性懶不常作。十五年中。僅得詩六百餘篇。而予之力盡。不能有所進益。其後年日以老。不耐思索。遂絕口不吟。至於古文詞。實未究心。未敢云作也。然親串中每以銘誌見委。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。欲廁名其間。難以槩拒。間亦涉筆。鄙陋淺率。略具文形。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。謂有蘇長公筆致。然亦隨手裁應。未嘗存藁。料亦不足存也。甲寅九日前。雨中無事。哀集前後所爲雜文。命小胥彙抄。留諸家塾。比年多病。衰相日增。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。以爲晚年寡過計。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間。則此後益當少作矣。臥樗老人涵光書於遲山堂。

聰山集序

余嘗歎世之爲詩者。每較量於聲音字句之間。而不深攷其義蘊之所存。是以互相訾議。而卒未有定。夫尼父之論詩。極之興觀羣怨。而本之事父事君。以旁及夫鳥獸草木。夫言詩至尼父。則亦可以止矣。乃世之學者。不深原夫性情風教之際。而徒彈射夫歷下竟陵。追逐夫華亭婁上。庸知爲大雅之所斥而不見收也哉。予十五遊吳會。稱詩於西郊諸子間。繼而浪迹依人。轉徙於燕趙齊豫楚粵之交。嘗徧識天下之詩人。以求所合於尼父論詩之旨者。而卒不多見。迨交廣平申子觀仲。而乃得縱觀鳧盟之詩。鳧盟之詩。非今人之所謂詩也。遡源於樂府。取法於少陵。而溫柔敦厚。一皆秉夫三百之遺意。故其指敍蒼涼。小雅之諷諫也。哀樂中情。國風之贈答也。稱引先世。蓼莪之微情也。顧瞻宮闕。率土之深感也。以至零篇雜著。莫不討核源流。兼通謠俗。鳧盟之詩。詎不岸然爲雄於當代哉。乃鳧盟不以予爲謏劣。眷惠特深。辛丑。劉子玉少自燕京歸。述鳧盟殷勤至意。且索予全詩甚急。今春。劉使君雲麓出一函見授。則鳧盟所寄。兼屬予訂其聰山詩集者。夫予生淮南。鳧盟生河北。地方相距二千里。乃鳧盟於予獨愛慕讚述。有若同堂兄弟。講業論志。而晨夕不離者。此亦足以見鳧盟知人取友。伐木和平之誼。而非若世之恃才凌忽。馳逐聲名。以求一時之快意者矣。今天下之詩。莫盛於河朔。而鳧盟以布衣爲之長。其所交如殷子伯巖。張子覆輿。劉子津逮。皆負卓犖之才。堪與古人相上下。而征車所至。公卿大夫能文章。篤聲氣者。皆願交鳧盟。以

求縞紵之合。然鳧盟業日上。道日隆。而氣益謙下。必欲屢進愈臻。以祈無負夫尼父論詩之旨。而大翊乎性情風教之際。則鳧盟之所造。甯有量與。鳧盟之詩。嚮賀宣三爲丹陽令。曾刻之江南。今雲麓使君又爲詳加評跋。授之剗。而路子蘇生語予。則曰。鳧盟笥中詩甚多。高邁絕倫類。不肯令世人見。然則鳧盟之不可盡。有如是夫。康熙癸卯季夏二日。南陽同學弟鄧漢儀題於虎靜菴。

聰山文集目錄

卷一

序

畿輔先賢詩序

嶼舫詩序

青箱堂詩序

且亭詩序

蕉林詩序

王胥庭詩序

林下集詩序

殷宗山詩序

連克昌詩序

延津申君二傳序

青箱堂近詩序

讀莊一快序

鄭子勉制義序

家譜序

刻太上感應篇序

贈周太望先生序

詩集自序

卷二

引

張覆輿詩引

竹邊樓詩引

姜綺季詩引

王幼輿詩引

賈黃公詩引

王清有詩引

喬文衣詩引

馬茶史詩引

馬旻徠詩引

逸休居詩引

臥雲庵詩引

傳

劉文烈公傳

楊方伯傳

霍亮雅小傳

毛穎君後傳

呂節婦傳

楊烈婦傳

趙節婦傳

碑記

南和重修關帝廟記

帖園記

卷三

論

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

書

上道臺論鄉兵書

辭辟舉書

與周減齋書

與朱錫鬯書

行狀

殷宗山先生行狀

墓誌

太學生鄭公墓誌銘

孝廉鄭公墓誌銘

孝廉盧公墓誌銘

徐處士墓誌銘

殷仲泓墓誌

墓碣

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

王霖蒼墓碣

誄詞

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

聰山集卷一

永年申涵光著

序

畿輔先賢詩序

畿輔、古冀北之區。地近邊鄙。習戰鬪之事。於武爲宜。然玉筐之燕。已肇北音。採薇作歌。爰自孤竹。至秦火後。風雅廢缺。燕人韓嬰、趙人毛萇。紹明其說。有功於詩大矣。六季之世。張、盧、祖、束。及刁協、劉琨輩。爭雄江左。唐則魏徵、宋璟、盧照鄰、沈佺期。稱一代巨公。而高適、孔巢父。極爲少陵所推許。他如李嶠之真才子。劉長卿之五言長城。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。昌黎拔賈島於方外。郎士元、司空曙、崔湜、張祐、暨趙郡諸李。指不勝屈。彬彬盛哉。然其時屬在遐荒。帝澤之所涵。教化之所及。未能朝施而夕被。無藉而興。厥維艱矣。金元貴詞曲而賤詩賦。乃劉因、薩天錫。直接唐音。一空其時作者。蓋燕趙山川雄廣。士生其間。多伉爽明大義。無幽滯纖穠之習。故其音闕以肆。沈鬱而悲涼。氣使然也。有明自成祖建都。大敷文教。列宗所培。賢豪輩出。於是家風戶雅。二百餘年。第北士樸略少華。又艱劓劓之役。名山所藏。半就湮沒。大宗伯王敬哉先生。哀集而傳之。闡幽發微。燦然美備。光讀而嘆曰。先生是舉。蓋非爲是篇什之謂哉。朝廷尙文治。弼教防

淫以襄雅化。秩宗事也。況先生領袖羣賢。稱文章司命。海內之士。得望龍門。如金就冶。先生不加品題。而表彰先哲於風烟滅沒之餘。又止及於桑梓者。何故。勿亦以前事者後事之師。邦畿首善。四方所觀。我燕趙豐功碩德。及巖穴獨行之士。接踵相望。其人而既往矣。庶幾咏其遺音。愾焉嚮慕乎。夫讀書論世。而相與各得其性情。此詩教也。古者禮樂之司。兼領於宗伯。詩則樂之流耳。治神人而和上下。固先生所有事。先生是舉。果不在區區篇什也已。

嶼舫詩序

記甲申晤客水亭。見夫髻而魁然者。倚欄顧盼。目光奕奕。問之。石生先生也。時郊馬恩棘。未遑把臂而去。病臥山中。不復知仕宦顯晦。弟輩從京師來。言先生在諫垣。摘奸扶良。直聲動天下。出所得諫草。浮白朗誦。風雨逼人。曩天子訪遺忠。先生悉所聞以上。先子幽貞。得附不朽。余然後徒跣走長安。泥首堦下。先生折節懽然。訂布衣之好。不敢自避微末。抗首伸眉。以成先生結褰高誼。酒罷燈青。侃侃論古今得失。人物臧否。檐竹蕭然。寒蟬斷續。都忘身在塵土。於是出平生詩。質之先生。先生以爲可與言。予曰。詩以道性情。性情之事。無所附會。盛唐諸家。各不相襲也。服古既深。直行胸臆。無不與古合。寸寸而效之。矜莊過甚。筆無餘閒。古以格帝天神鬼。使啼笑不能動一人。則無爲貴詩矣。空同才力橫絕。氣壓萬夫。設前無杜陵。不幾有詩來一人乎。先生以爲然。於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。予乃瞠然自失曰。固應有是。先生立朝矯矯。置身如冰雪。其無所附會。宜也。古詩類尙和平。吾見古之能詩者。率沈毅多大節。卽如杜陵一生。褊性畏人。

剛腸疾惡。芒刺在眼。除不能待。其人頗近嚴冷。與和平不類也。而古今言詩者宗之。惡惡得其正。性情不失。和平之音出矣。繞指之柔。與俗相上下。其爲詩必靡靡者。非真和平也。嚴冷如先生。吾固知詩之有是也。蒼涼渾博。骨韻似少陵。而索之無跡。善附會者能之乎。予行矣。攜歸太行。對綠雲紅樹。時時讀之。讀已并前得諫草藏諸古洞間。

青箱堂詩序

王敬哉先生詩集既有刻行世久矣。辛丑謝病。上大宗伯印。林居清暇。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。將續前刻。緘書千里。走一介。謂光曰。爲我刪定之。千秋之業。非他世態可比。幸以古道自處也。光開緘太息曰。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。出處超然。又何足異。而詩豈徒然作者哉。寒夜挑燈爲卒業。不敢自避愚賤。直陳可否。以成先生撝謙之誼。既原帙返都門。於是復作而歎曰。先生之詩。是卽先生之古道矣。夫詩之古。非以時論也。六朝靡靡者。可退爲叔季。開元之盛。直接黃初。卽近代何李兩大家。越元宋而上。與開元爲伍。然則謂今人之必不古人若。非通論也。但古人之詩。必有其原。則道焉耳。道者立人之本。萬事所從出。而詩其著焉。古之詩人。大抵稟清剛之德。有光明磊落之概。本諸忠孝。敷以和平。三百篇皆詩皆道也。若夫鄙夫俗士。日逐逐於榮利之場。僞託風雅。文其固陋。其詩必譟襲汎濫。生氣暗然。儕輩皆厭之。而何有於古。敬哉先生。今之有道者。雖歷廕仕。常脩然有遺世之想。未老投簪。逍遙林壑。當世望之如龍門。而退然若不足。試觀高冠大爵。以詩名海內者。疊疊輦下。乃遠尋寂寞之濱。問道於無聞之下士。則素心可知。